石梁河水库漫游

□ 王诵诗

大年初一下午，自驾车，来到石梁河水库观景。偌大的石梁河水库出奇得安静，水面上没有一艘船，只有数不清的野鸭水鸡，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嬉戏。红红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在西天上慢慢朝下坠，万顷碧波金光耀眼。凭栏眺望一览无余的水面，只见远处，淡淡的烟霭缭绕升起，北边的沂蒙山脉隐隐约约。

长长的大坝横亘水库边，平整洁净的沥青路面上，小车一辆又一辆驰过，不时有小车减速停在大坝边，游人渐渐多起来。漫步到泄洪大闸附近，宏伟的大闸矗立在冬日清癯的蓝天下，15孔闸门全部关闭，一边是静静的水面，一边是伸向下游的泄洪河。夏天发大水的时候，上游沂蒙山的洪水涌进石梁河水库，泄洪闸所有闸门开闸泄洪，确保洪水期间附近城乡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泄洪闸还有一个重用的作用，就是放水灌溉下游的农田，庄稼的生长丰收离不开它。我的老家在石梁河水库下游五十多里处，村庄的北边是当地农家都知道的二支渠，当时水利部门工程师经过勘察选址，二支渠经过的地势比别处高，农忙的时候，石梁河水库朝下游放水，都是自流灌溉，不用水泵抽水朝地里灌溉。六月初，夏季大忙，插秧的麦茬地，放进的是石梁河水库的清水，耙好整平后，开始插秧，站在凉凉的水里，“手把青秧插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便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待到水田一片青绿，一次次灌溉石梁河水库的水，滋润水稻生长，直到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秧，金黄的稻粒收获归仓。小麦播种以后，也是这样，一遇干旱，就自流灌溉石梁河水库的水，小麦不受旱情影响，收割时，颗粒饱满，喜获丰收。

村子周围的河塘沟渠，灌满石梁河水库的清水。我们那个村子，地下水又咸又碱，不好喝，因此没有一口水井，饮用水就用水桶到河塘沟渠挑来，那水鲜甜。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喝着茶水，自豪地说：“修建石梁河水库，我们的汗没有白流。”

原来，这些老人，1958年12月开始修建石梁河水库时，他们正年轻。动员令一下，村里上百口男女劳力踊跃报名，自带行李，开拔到工地附近的村庄，有的借用村民茅草屋吃住，有的自己盖小草棚吃住。赣榆、东海几万名劳力，加班加点，日夜奋战，水库工地人山人海，劳动场面热火朝天，有的操着锨镐刨挖土石，有的肩挑土石，有的独轮小车推着土石，来来往往，一寸一寸堆高大坝。施工期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留守后方的村民节省每一粒粮，供给工地上辛勤劳动的亲人。村里老母亲听说自己的孩子劳动强度大，穿的鞋子不撑磨损，经常坏掉，就组织留守妇女，点着豆油灯，熬夜纳鞋底绗鞋帮，做成一双双布鞋，送到工地。赣榆、东海两县举全县之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多方筹措物资，全力支援前方建设。到1962年12月，经过4年的建设，22米高、5200米长的大坝横卧，水库建成，面积85平方公里，库容5.31亿立方米。

60多年过去了，石梁河水库依然年轻，防洪抗旱、灌溉供水、发电养殖、旅游观光，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石梁河水库里的红鲤鱼、鲫鱼、鲢鱼等淡水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还有小小的银鱼，晶莹澄亮，宛如一条条白玉簪。新鲜的银鱼，做汤特鲜。晒成银鱼干，各大超市供不应求。去外地走亲访友，馈赠银鱼干，向他们谝：“这是江苏省最大人工水库石梁河水库里生长的。”他们吃了鲜，羡慕说：“有机会，一定去石梁河水库看看。”

马陵山走笔

□ 王兴明

我工作的第一站就在马陵山东麓，自此，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发源于山东鲁西南，地跨山东临沭、郯城，江苏东海、新沂四县。绵延三百余里，地势不高，在地图上属于低矮丘陵。

马陵山谷的大沙河我曾在早春带着学生赤脚蹚过；马陵山上的清泉寺，也曾带领班干部一起光顾过；马陵山脚的黑龙潭，我也曾和友人驱车游玩过；马陵山公园，著名的宿北战役纪念馆，我和党员同志一起祭奠过；马陵山的历史文化，我更从书中寻访过。

早在旧石器时代，马陵山中段的东海县山左口乡前贤村西南，山顶、山坡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约1.6万至1万年。被历史学家称为“大贤庄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1995年4月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采集发掘，在此处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在制作方法上多采用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器形大致可分为石砧、石锤、石球、尖状器、盘状器、刮削器、砍伐器、手斧等。刮削器种类齐全，其中一件为船底形，又称楔状石核，因其为亚洲东部、日本和北美大陆细石器所特有，故有“楔状洲际石核”之称。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人喊马嘶，锋镝声声。据说，历史上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公元前342年，魏国大将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韩国求助于齐国。齐国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直攻魏国国都大梁。庞涓闻讯回兵，齐军早已绕道东撤。庞涓率兵追赶，孙膑采用减灶诱敌之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古道，大破魏军，射杀庞涓。明代李先芳有诗为证：“迥合长堤卫水秋，满怀黄叶荻飕飕。居人近指马陵道，遗碛遥传瓦屋头。昔日孙庞曾决胜，只今草木尚含愁。不知七国皆迷地，犹自停车吊古邱。”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2月13日，国民党整编第69师分左右两路纵队，沿宿(迁)新(安镇)、宿(迁)沭公路进犯，其左纵队先头部队占领晓店、嶂山镇(宿迁以北)等地。陈毅与粟裕为了保证不失时机地发起战役，令第一纵队、第八师于当晚向新安镇西南的新店以北地区隐蔽开进，首次决心围歼立足未稳的左路之敌整编69师于宿迁、沭阳、新安镇三角地区(马陵山麓)，尔后视情况发展，再寻机歼灭右路整编11师。战役结束后，陈毅满怀胜利豪情，挥毫赋诗一首：“敌到运河曲，蒙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成为宿北人民传诵的诗句。1963年，在新沂马陵山公园建有“宿北大战马陵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陈毅元帅亲笔题写塔名。

马陵山脚的黑龙潭是人间难得的青山秀水。黑龙潭位于马陵山南侧，距桃林镇西南约10公里，毗邻桃林镇芦沃村与山里岩村，景区南北长3公里，总面积有4000余亩。其中主要有黑龙潭、小三峡、由吾洞和细石器遗址几个部分。黑龙潭水面面积3平方公里，水质清澈。黑龙潭边有一流水冲击形成的山涧，因为取其形似而称之“小三峡”。在挡水坝未建之前，这里常年水流，景色宜人。山涧之上有一石洞，位于山东一侧，名为由吾洞，又名仙洞云壑。洞内有石床、石刻壁画，道家佛像、海水、龟龙水兽以及凤鸟云纹等图案，清晰可辨，栩栩如生。经考证形成于隋唐时期。

马陵山在世人的眼中算不上巍峨，因为它毕竟海拔最高处也不足百米，但在我的心目中，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人文底蕴，我丝毫不敢小觑，俨然是一座高山矗立在我面前，让我心生敬意。

愿景汤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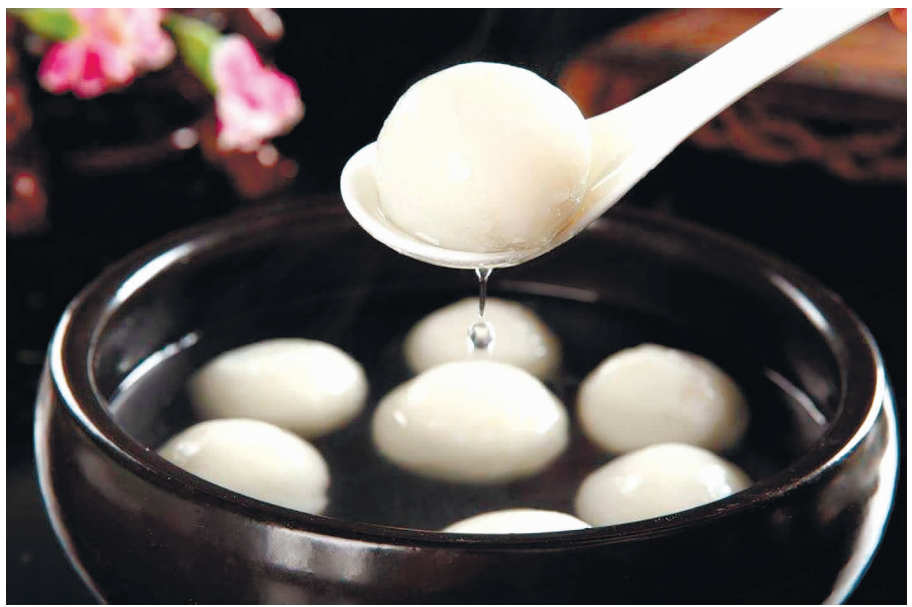
□ 陆琴华

二姐住在城里，妈妈一出院就被二姐接到她家住了。

妈妈今年84岁了，此前妈妈和85岁的爸爸一直住在乡下。自从妈妈正月初三住院，妈妈就没有回乡下。妈妈被二姐接到她家已经是正月十五，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传统元宵佳节。二姐对妈妈说：“包汤圆吃啊！”妈妈这才知道她在医院已经住了十余天。妈妈就说：“头年腊月里我做的汤圆面还没有吃完呢。”说她要是知道今天是元宵节一定托人从家里把没有吃完的汤圆面带来。二姐笑了，说：“超市里什么没有？不仅有汤圆面，就连包汤圆的馅子都有。”比如豆沙的、枣泥的、芝麻的等等。而从前妈妈在家里包的汤圆呢，里面最多就是放一些红糖；要是爱吃荤的，里面就放一块生猪油。我小时，一到元宵节了，妈妈都是用这些馅子来包汤圆，单调、乏味，特别是吃到包上生猪油的汤圆，油汪汪的，亮晶晶的，咬一口，腻腻的咽不下去。

说干就干，二姐开始和汤圆面，妈妈呢？坐不住了，捋了捋衣袖对二姐说：“你和不好，我来。”是的，水多了，汤圆面稀薄，软软的搓不成一团，也就是这样的汤圆搁在盖子上时间不长就坍塌成一团，揭也揭不起来。要是水太少了，汤圆面太欠，硬硬的也不容易搓成一团，水得适中不多不少。至于标准是什么，全靠和汤圆面的人根据情况自行把握。我小时，包括二姐她们，逞能和汤圆面不知挨妈妈多少批评，到最后都是妈妈来找平。二姐说：“你刚出院，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就劝妈妈到有空调的房间里待着，不要再受凉感冒了。别看妈妈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平时很少感冒，去年寒天不知因为什么，竟然一天到晚流鼻涕，咳嗽不止，长达一个多月。一开始妈妈觉得没什么，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都一个个不放在心上。等到过年了，妈妈咳嗽得厉害了，以至于喘不过气来。我们才把妈妈带到县医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医生诊断结果是：妈妈患上了右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和急性支气管炎。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背着妈妈，我们一个个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住院期间，妈妈挂了几天盐水，咳嗽大有好转，精神渐佳，饭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可是一想起医生诊断的那个结果，我们一个个不由得心里又一阵心酸。每次挂完头孢的妈妈不急着躺下，坐在病床上都要跟陪护她的我，或者二姐她们说话，一句又一句说个没完。我担心妈妈累了，就劝妈妈快点休息。有时妈妈说的话，或者讲的事令我感兴趣，我就憋不住问她：“你咋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妈妈笑笑，理了理早就白了的短发说她在家里时亲自看见的。

我常年辗转于全国各地民办学校，一般情况下不回家，过了元宵节我所在的那家学校就要开学了。所以元宵节这天，我和二姐一起包汤圆。二姐凭自己的勤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我凭自己的努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考上大学，而我们要考大学的那年春节里妈妈都要在包的一只饺子里放上一枚洗了多遍的硬币。妈妈说：“谁吃上这个有硬币的饺子，谁就在这一年里考上大学。”二姐那年要高考了，偏偏二姐吃上了那只有硬币的饺子。我那年要考大学了，偏偏我也吃上了那只有硬币的饺子。不知是妈妈使然，还是命中注定。反正吃到有硬币的饺子，二姐欢欣鼓舞，我也手舞足蹈。如今妈妈刚出院，我们也在一只汤圆里放一枚硬币让妈妈吃到。二姐就在那只有硬币的汤圆上做了一个记号，也就是在搓那只汤圆的时候，我们放上了几粒白色芝麻。那只汤圆搓好了，几粒白色芝麻依稀镶嵌在汤圆上，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一只只汤圆被二姐放到滚开的铁锅里，如一只只精灵似地在锅里跳跃着。时间不长，汤圆煮好了，一个个汤圆被二姐盛到一只大海碗里。这时妈妈从空调房间里出来，二姐一脸笑容对妈妈说：“小时，你包有硬币的饺子给我们吃，现在我们包有硬币的汤圆吃。”二姐说谁吃到谁有福气。妈妈看了看桌子上那碗汤圆，拿起筷子却迟迟不动，好像不知如何是好。二姐说：“你不吃我吃。”就从那只大海碗里夹一只一粒白芝麻粒都没有的汤圆，我学着二姐的样子赶紧也在碗里夹一只没有一点白色芝麻的汤圆送到嘴里。这时妈妈生怕那个有硬币的汤圆落下被自己吃了，就也从碗里夹起一只汤圆，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有。妈妈吃完一只汤圆，还有些不放心，又从碗里夹起一只汤圆放到嘴里。这时我心都要提到了嗓子眼，因为那只汤圆上依稀镶嵌着几粒白色芝麻。妈妈咬了一口那只汤圆，顿时愣住了，我们欢欣鼓舞，说：“妈妈吃到有硬币的汤圆了，祝妈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朱稽河，家乡的河

□ 徐进扬

朱稽河从我的村南流过，流过起起伏伏的岁月，时时流进我的梦里。

小时候，朱稽河不像今天这么笔直宽阔，由多条小的支流组成，担当着流经村庄土地的灌溉排涝的重任。河堤上自然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刺槐树，起到防风固堤的作用。树木由于采光的需要，争相向高处生长，所以树干笔直。大树是盖房子的好材料，小树常用来做农具的手柄，或者擀面杖等。树上数不清喜鹊窝，成群结队的喜鹊整天忙碌着，叽喳直叫，用它们自己的语言交流着。

春天，是河岸槐花开放的季节，小孩们玩耍中采花解馋，如榆树钱般的清甜。有南方来的养蜂人，带着整箱整箱蜜蜂，到朱稽河旁安营扎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采蜜工作。孩子们顽皮的举动招致蜜蜂的攻击，被蛰处生疼难忍，瞬间肿得老高。善意的养蜂人拿来膏药涂抹，还给些蜂蜜解馋。生产队会在河中筑起土坝，把上游的流水拦截存贮，以提高水位，方便灌溉庄稼。

夏天，河水潺潺，黄色的浅滩里，长满浑身黄色波纹的小蚬子、青灰色的蛤蜊、蜗牛等。吃过早饭就和小伙伴们穿着短裤，光着上身，赤着脚，在沙滩鹅卵石或淤泥里翻找，一颗颗捡到篮子里。偶尔看到浅水中一两条小鱼穿梭，便顺着河水追击，脚下踩得水花四溅，找准时机来个饿虎扑食，但多数是空手而起，赢得众伙伴开心地大笑和河水漫过全身的清凉。爬起身，抹去脸上的泥水，气急败坏地把河水泼向幸灾乐祸的旁观者。被泼者就以水还击，一场水仗就这样开始，直到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玩闹中收获渐渐增多，等到篮子差不多装满了，太阳偏西才想起回家。嬉笑总是伴随着烦恼：在水里，冷不丁有蚂蟥叮在腿上，或脚被贝壳划伤；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被小虫咬得满是疙瘩，奇痒难耐。便忍不住用手抓，有时用砂子搓，于是小疙瘩变成大疙瘩，大疙瘩连成片，一直到晚上也未能完全消失。

每逢下大雨，朱稽河河水暴涨，有时石梁河水库开闸放水，河水还会漫过河堤。上游的鱼儿顺流而下，引来父辈们站在水中张网捕捞，俗称淌鱼。淌鱼过程需要智勇并存：河中水流湍急，有一定的危险性，一般在地势相对平缓、水流相对较弱的河岸边下网。网的制作方法，是将两长一短的3根竹竿或木棍用绳子绑扎成A字形网架，长宽有3米左右，再将网片边缘网眼穿上细绳并固定在网架上。长竿末端的绳子要张紧，才能把网前端充分展开，并贴近河床，防止从网下逃窜，后端内收自然形成网兜，避免起网时鱼儿折返逃掉，保证捕鱼的成功率。操作者穿上蓑衣，带好斗篷，腰间系上抄网才算配齐了行头。淌鱼时，人站在网后，迎着水流，网兜贴在腿上，看见鱼儿进网兜，或感觉有鱼碰腿时立即起网：前手上抬，后手下压，网前沿向上一挑，即可擒获。小鱼用手抓或动抄网，遇到大鱼，则连鱼带网抱到岸边。鱼货是对辛勤付出的奖励：鲢鱼、鲤鱼、刀鱼等，家里难得改善伙食，有时捕得多了，相处融洽的邻居也一起跟着享受这大自然的馈赠。

小时候顽皮好动，也喜欢捞鱼摸虾，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鱼网。朱稽河鱼虾多，留下诸多最难忘的记忆，以至尚能历历在目。记得夏天的晚上，循着蛙鸣，手持土造的鱼叉，沿着河岸、沟渠以及河水灌溉的稻田，用手电筒寻找水里的黑鱼、鲶鱼、青蛙，看过密密麻麻的鳗鱼苗群，多如牛毛，忍不住双手捧起来，看着在手心里乱窜，观赏一会，又忍不住泼到水中。

秋天是挖螃蟹的季节。沿着接近水面的岸边寻找形状略扁的洞口，便是螃蟹洞，如能看到螃蟹爬行的痕迹，便更确定无误了。用铁锹沿着洞口开挖，随着深度的增加，洞口渐渐开始往外冒水，继续深挖，蹲下或趴下用手抠挖，用手指伸进洞内试探深浅和走向，一般的半米深左右就能抓到。小窟窿爬不出大螃蟹，最好选择大些的窟窿，但尺寸大的洞，挖掘难度也增加。实在挖不出但又不忍放弃的，便尝试恶意憋气法捕捉：把洞紧紧堵住，转了一圈再回头开挖，成功地在洞口捕获。抓到的螃蟹最简单的做法，洗净，切块，用酱油生呛，配以姜蒜末去腥，味道鲜美极了。收货最丰的一次，三个人一共抓了十几只，背着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往家走：肩上扛着的铁锹一头挂着盛螃蟹的篮子，另一头用树根钩着保持平衡，一边走一边晃荡，嘴里还唱着丰收的歌。谁料河堤高洼不平，脚下一个趔趄，树根钩滑了，铁锹往身后翻去，铲伤了脚后跟，吓得二哥家都没敢回，邻居伙伴帮我背回家。送到村医务室检查，庆幸没伤到筋骨，但条件所限，未缝针，只作消炎包扎，至今还留着明显的疤痕。

冬天，朱稽河的冰面光滑如镜，三九四九冰上走，溜冰是冬天里最普遍的娱乐方式。溜冰车考验了孩子们的智慧和动手能力：木头钉成矩形框子，上钉木板坐人，下钉两根纵向钢丝或蚂蟥钉，与冰面接触减轻阻力，另外准备好两根底端带钉子的木棍，一辆简易的冰车制作成功。“驾驶员”坐在冰车上，双手持操纵杆，轻扎入冰面，均匀地向后推送，车便轻快地往前滑，速度超过冰上行走，有人曾尝试以此代步。

田里的劳动告一段落，河水水位降至一年中的最低，是兴修水利的季节，农村称为“河工”。跟二哥，扛着网，一边看着热火朝天的挖河场面，一边沿着近乎干涸的朱稽河捞鱼。开始只捞着点麦穗、刀鱼、草虾等，最后在满是淤泥的浅水汪处网住一只老鳖，估计有两三斤重，但连着淤泥塞得满满一网，重得拽不动。哥俩正在想办法时，被不专心干活的人看见。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粗野地拽开网，顺手抄走老鳖，头也不回，声称老鳖是他放的。哥俩被欺负的感觉持续了很久，心中闷闷不乐，可后来想想，是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中途插了一网，更有抢的嫌疑。

河堤南岸是青沙公路(青口至沙河线)，当时用粉化石铺设。哥仨把村里唯一的平车当成了玩具：把弟弟放在车上，和二哥一起沿着马路推着飞奔。像撒欢的野马，跑着，笑着，叫喊着。谁知在下坡路段车速越来越快，腿步跟不上车跑，最后拽不住了只好撒手，任凭车子载着弟弟向前冲，眼看着冲下马路，打了几个滚，翻到路边小溪里。等我俩惊魂失魄地跑到车边，弟弟已经自己从水里爬出了——庆幸老天保佑，没有受伤！

历经多年的发展，河道马路平直宽阔，跨过朱稽河的是几座配套的桥梁，桥上走车辆行人，桥下行船。偶尔回老家，都要到朱稽河岸边走走。忍不住触景生情：儿时的快乐难以复制，网可以制备了，可鱼还有吗？